

# 时代变化与士人贞节观念关系探析

——以明中期至明末清初的归有光和归庄为个案

周玉琳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归有光是明中期的大散文家, 他的贞节观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程朱理学观念, 又有不同于传统的比较开明的一面, 这与当时的王学思潮、节烈风气、个人经历和性格关系密切。归庄是归有光的曾孙, 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 他不但坚持传统贞节观念, 而且对女子贞节的要求更加苛刻, 这与当时的忠烈语境、为激励士人的目的、贞节风气、个人经历和性格有关。分析和比较他们的贞节观念, 可以窥见明中期的阳明心学影响下和明清易代之际苛求忠烈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的社会变化对士人贞节观念的影响。

**关键词:** 明中期; 明末清初; 归有光; 归庄; 贞节观

**中图分类号:** G 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94X(2005)02-0055-06

贞节观念是士人伦理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变迁通常与时代的变化密切相关。以前有关学者大都是把有明一代的贞节观作为一个整体研究, 而对在各个时期士人贞节观的变化研究较少。<sup>①</sup> 归有光和归庄是同一家族相隔约百年的两代人, 他们的贞节思想上有着家族的传承性, 又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他们都有较完整的文集传世, 且都包含有不少关于贞节的文章, 使比较全面地探究他们的贞节观念成为可能。而以往学者虽然对归有光的文学思想、政治思想和归庄的文学思想、狂狷之气都作了不少研究, 但对他们的贞节观念涉及较少, 尚无专文论述。<sup>②</sup> 本文试着把他们的贞节观念及其异同作为了解明中期到明末清初时代变化下的一般士人观念嬗变的一个个案, 以资补遗。

—

归有光(1507~1571), 字熙甫, 号震川, 明代著

名散文家, 世人皆称其为震川先生。60岁时中三甲进士, 历任知县、通判、太仆寺丞。今人编有《震川先生集》。归有光主要生活在隆庆嘉靖年间, 这时朱学正盛, 心学也于此时兴起, 并在嘉靖年间形成完整思想体系。社会风气也有了较大变化, 人们的生活由简朴渐趋奢靡, 传统的封建等级观念、道统思想有所淡化和削弱, 开始重视个人之间, 包括家庭生活中人与人的真情实感; 对妇女的地位、情感等方面也有了朦胧的人道主义启蒙观念, 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和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等。

归庄(1613~1673), 是归有光的曾孙, 一名祚明, 字玄恭, 号恒轩, 有名的遗民诗人。他14岁补诸生, 后参加复社, 明亡后参与抗清斗争, 曾一度亡命为僧。晚年贫穷孤独, 保节而终。他的文名不如其曾祖, 但其行狂狷, 其诗孤愤, 在清初遗民诗人中有独特地位。今人辑有《归庄集》。

归庄生活的明末清初, 一是王朝覆亡, 一是“以夷变夏”, 它的易代特殊性冲击了人们的思想、文化、

收稿日期: 2004-08-10

作者简介: 周玉琳(1981-)女, 汉族, 重庆人, 北京师范大学03级研究生, 从事女性与当代文学研究。http://www.cnki.net

生活各个方面,阻隔了明中后期以来的社会发展态势,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时在伦理观念上也呈现两个相反的趋势:一是乱世的天崩地解促使一部分士人反思传统伦理观念的利弊,并在实学思潮的大背景下,产生了一些个性解放的观念,如陈确、袁枚关于忠节、贞节的观念;二是易代的剧变与惨痛使一部分士人把明亡的原因归结到传统忠义观念衰落的原因,从而更强调传统伦理观的重要性,形成了明末特殊的关于忠烈观讨论的大语境。

在乱世,生死抉择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人们要求士大夫都应尽忠尽义,当死不死便是千夫所指,又总认为殉难的人不够多,本来明末可称“忠义之盛”,如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说,“商周之际,仅得首阳两饿夫。北都殉节,几二十人,可谓盛矣。”<sup>[1] (P9)</sup>但士人对此仍有不少苛论,如《明季南略》卷2录弘朝史可法请恢复疏中有“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sup>[2] (P110)</sup>等语。在这样的大语境下,正如赵园所说,“只有置此情境中,才更有可能解释那大量的可不死而死——像是与生命有仇;也才便于解释期他人死的正当,助他人死之被视为义举。”<sup>[3] (P4)</sup>士人看轻自己的生命,也看轻别人的生命。是否忠义的主题笼罩了这个时代,并且影响了人们包括贞节观念在内的其他观念。

## 二

归有光的主要成就在散文上,黄宗羲推赞其文章为明代第一,清代桐城派更是将他奉为宗师。历来学者对他的文论及政论研究较多,而对他的贞节观念涉及较少。其实,在他的文集中,记述女子的文章有传记7篇,铭、赞、寿序约80篇,数目可观,其中一些为专记节妇、烈妇、贞女的文章,其中还有专门议论贞节的文章,如《贞女论》;另一些记述了普通女子,但这些普通女子也多有嘉行的。分析这些文章,可以看到他比较完整的贞节观,现从两个方面简述如下。

一方面,归有光有较为正统的贞节观念。古代对贞节的理解一般是从一而终和严男女之大防,他赞同这些观点:

第一,他赞美守节的女子;第二,赞扬殉夫和以

死保全贞节的女子;第三,重视严男女之大防;第四,注重表彰贞节事迹,宣扬相关的天人感应等,限于篇幅,不再引证展开论述。

但另一方面,较之前人,归有光的贞节观念里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开明的地方:

第一,虽赞扬但不赞成女子殉夫,更提倡夫死守节。他并不认为夫死一定要殉夫,他认为“守贞以没世”就足够。他极力用礼法来论证他的观点,他用君臣类比夫妻,认为妻应该为了夫遗下的责任而存活下来,因此不必殉夫。那如果没有孩子或双亲要照顾,是否就该殉夫呢?归有光也认为不应殉死,如他推崇《贞节妇季氏墓表》里“少而丧夫,抚其孤世卿,比于成立”<sup>[4] (P553)</sup>的季氏等等。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开明的态度。当时人们普遍赞成甚至鼓励女子殉夫,如同时代的杨继盛说过:“妇人家有夫死同死者,盖以无儿女可抚,活着无用,故随夫死。”<sup>[5] (P1)</sup>认为没有抚养儿女的责任就该殉夫。

第二,不赞成为未婚夫守节或殉未婚夫。世人一般把未嫁夫死而守节终身或殉未婚夫的女子称为贞女。明初以来,上至朝廷,下至乡野,对贞女都是大力褒扬的,《明会要》就记载了不少对贞女的旌奖。但归有光有着不同于流俗的观点。他有两篇专论贞女的文章,《贞女论》、《张氏女贞节记》,前者是专论,后者是因事发论。针对世人皆褒扬贞女,他在《贞女论》中一反常论,提“女未嫁人,而或夫死,又有终身不嫁者,非礼也。”<sup>[6] (18-59)</sup>他基本上否定了“贞女”的合理性,但他《张氏女贞节记》中观念又有了改变,甚至有自相矛盾之处,颇值得探讨。但总的来说,他在贞女问题上基本上还是反对的。

第三,不把贞节作为评价女子的唯一标准,重视女子的德行。这从他为女子作的传记、墓志铭、寿序中还可以看出来。他不但在非节烈女子的文章中详述她们的美德,如《太学生陈君妻郭孺人墓志铭》、《顾孺人墓志铭》、《周子嘉室唐孺人墓志铭》;就是在歌颂节烈女子的文章中,对她们美德的描述也占有很大篇幅,如《陶节妇传》。

第四,对不守贞节的女子尤其是知识不多的下层女子持宽容态度。在《贞节妇季氏墓表》中,他说:“其才下者,往往不知从一之义。先王悯焉,而势亦莫能止也。则姑以顺其愚下之性而已。”<sup>[4] (P553)</sup>归有光对“其才下者”不从一而终,也并不深责,姑且顺

之,在归有光文集中,我们也找不到他有过任何责备不贞之人的言论。综观归有光的贞节观,可见他的贞节观念有传统的要求妇女守节守贞的一面,但又有不同于传统的开明的一面。他思想中的正统方面不难理解,这与明中期整个贞节观念的大背景和他本人的理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但他贞节观念里的开明方面是如何形成的呢?试分析之:

第一,社会上贞节伦理观念的松动。在妇女贞节观念上,虽然明初以来妇女贞节观念日趋强化,但随着明中期心学的兴起,部分士人的妇女贞节观念有了松动的痕迹。如嘉靖年间的王文录提出朦胧的男女平等的观念。对于贞女,韩君望也著文论证女未嫁而殉未婚夫背经渎理的。还有同时代的吕坤、朱鹤岭也反对贞节上的“过情之举”。这些思潮对归有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他的文集中处处可见他为那些不幸女子发出的叹息,他的文章真情蕴藉,正如方苞所说:“使览者恻然有隐。”<sup>[7] (P117)</sup>

第二,这个时期节烈风气的相对盛行。虽然如前所述,这时思想上已有了放宽对妇女贞节观念要求的倾向,但这尚未在思想界形成共识,如前文提到过的同时代的杨继盛的言论,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仍是明初以来日趋强化的贞节观念,殉夫、为未婚夫守贞的节烈风气仍比较盛行。连后来的归庄也认为当时“生当盛世,名教昌明”,<sup>[10] (P423)</sup>可以劝阻“过情之举”。归有光本来就尊重女子的生命和幸福权利,反对“过情之举”,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会选择比较宽宏的贞节观。

第三,归有光本人的经历和性格特点。归有光生活在一个日益衰败的大家族,命运多舛,8岁丧母,中年两次丧妻。这些打击使他产生浓厚的同情妇女的观念。在性格上,归有光为人谦和、宽以待人。据《明史》记载了他为县令时审案的古话:“每听讼,引妇女儿童案前,刺刺作吴语,断讫遗去,不具狱。”<sup>[8] (P7382-7383)</sup>

综上所述,归有光因为信奉程朱理学,他的贞节观比较正统,但同时在明中期新兴的王学思潮及社会风气和他的个人经历、性格的影响下,他从礼法的角度之外,也自然地从小人性的角度考虑,对妇女贞节有不少开明的思想。但归有光一方面要坚持礼法,一方面又有朦胧的人道主义倾向,这使他的观念常常处于矛盾和困惑之中,如他对贞女的评价。

从归有光这样一位思想传统的士人的贞节观念带有些许矛盾的开明倾向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明中期王学思潮影响下的社会变化和因此带来的一部分士人观念上的变化。

### 三

归庄也有不少的文章论及妇女的贞节,仔细阅读这些文章,我们不难了解他的这些观念背后的遗民情结,因此他的贞节观念相比归有光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些新变化,现简述如下。

一方面,他同归有光一样有着传统的贞节观念:第一,大加赞赏守节女子;第二,推崇殉夫或夫死逼嫁自尽、拒贼玷污而死的烈女;第三,重视严男女之大防;第四,重视记述和表彰贞节行为并渲染天命色彩等,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

另一方面,归庄虽然同归有光一样有比较传统的贞节观念,但他的贞节观念中已少了那种开明的倾向,且更加苛求:

第一,赞扬并赞成女子殉夫。与归有光赞扬但不赞成女子殉夫不同,归有光认为殉夫是“过情之举”,而归庄虽说过夫死女子“不必烈也”的话,但却把女子殉夫视之为正常之举,没有丝毫认为殉夫是“过情之举”的言论,他甚至关心殉夫的时间得当不得当,如《书柴集勋顾孺人传后》。

第二,赞成为未婚夫守节或殉未婚夫。对于未嫁从夫的贞女,归庄的态度比较明朗,基本上是赞成的。虽然他也有过犹豫,也曾说过“此过情之事,非礼之正,不可以训”,但与归有光反对“过情之举”不同,但他大部分的论调都是说贞女虽“过情”,但很值得赞扬和表彰。他赞成几乎所有“过情之举”。

第三,认为贞节的名誉对于女子异常重要。这与归有光不甚注重贞节对于女子的意义不同。首先,他执著于为妇女的贞节行为划分名分,论其行为究竟能不能称之为贞、烈等,如《书顾贞女后》中,他用了一段似乎绕口令似的文字来说明顾贞女是不能被称为贞女的,而应称为“悯女”。其精细之甚,令人咋舌。其次,他认为那些虽贞行但得不到令名的女子大不幸,如哀叹顾贞女的亲人死夫死又自杀死,“何其不幸也”,但“不得正其名曰烈、曰贞、曰孝,则不幸之甚也!”再次,归庄认为死亡与贞节比起来,

是鸿毛与泰山的关系,如《祭陆孝子钟烈妇文》。

第四,苛责没有以死保全贞节的女子。这也与归有光对不贞节的女子持宽宏态度不同。他说“吾见江南女子之奉巾栉于营垒之中,及为所掠卖而流离道路者,恨其不能死。”<sup>[10] (P407)</sup>对昔日黄巢所掳女子,也是说“不知当日举朝妇人,亦一赧颜否也?”<sup>[9] (P174)</sup>如此等等,多不胜数。

那么,归庄的贞节观变得更加苛刻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试分析之:

第一,易代之际忠烈观念的波及。笔者在第一部分已提到,受当时忠烈观念影响,包括归庄在内的一部分士人把对贞节观的讨论也纳入忠烈观的讨论,对士大夫的苛求标准也用于女子贞节。虽然这时也有一部分持论通达的士人对妇女贞节并不苛求,如陈确反对女子以死殉夫,张履祥认为妇女再嫁可矣,但他们的声音似乎不足以影响到大部分士人的贞节观念。这时的世风如赵园所说:“明清之际的文献,记烈妇贞女,其死亦有至惨者,时论之嗜‘奇’嗜‘酷’,更甚于对男子,尚顾及所谓的‘经’,对妇人女子,则称许其‘过’(过情之举),那些出诸男性手笔的节烈事状,正透露着男性的自私与偏见。”<sup>[3] (P75)</sup>

归庄的忠义观和贞节观也深受这样的社会语境影响。他是对士大夫持论苛责的一个人,曾说:“崇祯之末,风俗陵夷,廉耻道丧,其亦天宝、五代之时乎?自流贼发难,十五年间,以至甲申之祸,内外诸臣之为哥舒翰、段凝、冯道者何其多也!”<sup>[9] (P176)</sup>同时,他把对忠义的要求也用于对节义的标准,我们很容易由此发现他在评价忠烈和评价女子上的很多相似性。

第二,用妇女贞节行为来激励士大夫尽忠义。他借着对于妇女贞节行为的赞扬或愤慨来表达对当时社会尤其是士大夫的看法。他在赞美守贞节的妇人时,常常都同世风联系起来,如“近世士风下,相尚唯同尘。赖以振颓纲,往往在妇人。”<sup>[9] (P147)</sup>“呜呼!三十年来,率先迎降,反颜北面,非高官峨峨,自号大夫者与?”“然须眉且弗具论,其闺中弱质自论封以至于单寒,趋义恐后,而视死如归,或投缢赴水,或冒刃当锋。”<sup>[9] (P174)</sup>

第三,当时社会贞节风气的相对衰落。晚明以来,明中期朦胧的反对妇女守贞受节的思潮进一步发展,李贽等的异端思潮日趋兴盛,《金瓶梅》《隔帘

花影》、《绣榻野史》、《肉蒲团》等描绘色情与性欲的书籍在社会上流传,如果说归有光的时代放宽妇女贞节要求还主要停留在个别士人的言论水平,这时它已在社会有了一定影响,社会上的节烈风气已不如明中期炽烈。虽然归庄在对比士大夫时极力赞扬妇女的守贞节,但也常流露出对于当时整个社会的妇女贞烈风气的不满,因此他更觉得维护世风是刻不容缓的大事,要对妇女更加苛求贞节。

第四,归庄的经历和性格特点以及特殊的遗民心态。在经历上,归庄的两个兄长都殉国而死,两个嫂子也遇贼不屈而死,这更强化了他的忠义和贞节观念。在性格上,方志上说他“生平最善顾炎武,以博雅独行相推许,而俱不谐于俗。里中有归奇顾怪之称。”<sup>[11]</sup>可以想见这样粗线条性格的他自然难以深刻体会到女子的情感。另外,对女子贞节要求的提高也与作为明遗民的归庄的特殊心态有关。归庄这一代人处于尴尬的人生境地,他们不愿殉死,又无力抗清,且不能出仕。归庄对于功名总念念不忘,但绝意仕进使他的人生意义存在丧失了凭依,他必须为自己生命的存在寻找意义,他自然就不自觉地充当了贞节伦理维护者的角色,这可使无任何功名的他得到一种道义上的自我满足感,这就使他有了活下去的心理支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归庄的贞节观深深打上了明清易代的烙印,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一部分普通士人在明清易代这个特殊时代下的妇女贞节观念的变化。

## 四

比较分析归有光和归庄的贞节观念,我们可以看到这相隔约百年(他们分别生于1507年,1613年)的两代人存在着一定的思想传承性,但也因为受时代、社会变迁的影响而发生了一些变化。

归庄是归有光的曾孙,归有光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之间存在着比较连贯的家学传承关系。他们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苏州昆山县度过,归有光的儿子归子骏是太学生,子骏生子归昌世,昌世生子归庄。他们家族自归有光以后屡困场屋,未有显赫声名,但都喜好读书,工于诗文,豁达大度,擅长书画。归庄很景仰他曾祖父,在归庄眼中,归有光是归

氏家族中最值得自豪的人。《归庄集》中提到归有光的近10处,且每一处提及都倍感荣耀。为校对、汇刻《归太仆集》,归庄更是耗尽了心血,并为未能刻而负疚至深。在思想上,他们之间体现了很多传承关系,如都推崇程朱理学,反对空谈,强调以文品论诗品,重内容不重形式。归庄在明亡后更是一直忠于故明,老死乡野。

但在妇女贞节观念上,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们基本上都是比较正统的儒家的贞节观,但归有光的贞节观还有不少开明方面和人道主义情怀,而归庄并没有顺着归有光贞节观念中开明的一面发展下去,而走到了更苛求的一面。

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如笔者前文所述,除了个人经历、性格特点等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明中期至明末清初的时代变化导致的。明中期的社会受王学思潮的影响,人们的伦理观念,包括对妇女的看法都有了一些改变。而明末清初受易代之际的忠烈观念影响,包括归庄在内的一部分士人把对贞节观的讨论也纳入忠烈观的讨论,这些都导致了他们贞节观念上的差异。归庄本人也意识到了时代变化是带来这些差异的重要原因,如前文提过的他在对贞女的评价上,就用时代的不同来解释他与他曾祖父观念差异:“故知士君子之立说,因乎其时,而不可以概论也。”<sup>[11] (P423)</sup> 时代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士人的贞节观念。

归有光和归庄都是明代的普通士人,他们在江南一个日趋衰败的家族中,只有文学名声,并没有政治上的显赫声名(归有光只做过几年县令和通判及约一年的太仆寺丞,归庄甚至只是一名生员)。通过分析这相隔百年的两代人贞节观念的变化和原因,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普通士人在这个问题的观念有一定了解,从而折射出明中期阳明心学影响下和明清易代之际忠烈语境影响下的社会变化对士人贞节观念嬗变的影响。

此文在赵世瑜博导指导下完成,在此深表感谢。

### 【注释】

① 在有关古代妇女问题的专著中,学者大都是把有明一代的贞节观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如陶毅、明欣著《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张怀承著《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章义

和、陈春雷著《贞节史》;只有少量著作把明中期与明末清初的贞节观念分别考察,如陈梧桐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中论述社会伦理观变化的章节、刘士圣著《中国古代妇女史》中论述明中后期同情妇女思潮的章节,但都叙述较概括,其他专著的专节讲述就更少见。另有一些散论散见于其他著作,如赵园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的个别段落。这方面的个案分析也很少见。

② 学者对归有光贞节观念的研究只限于探究他对贞女的想法,而尚无一篇论文和相关专著全面论及其贞节观念;研究归庄的论文中,对他的贞节观念往往只一笔带过,另外赵园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有个别段落对其有所涉及。总的来说,对归有光和归庄贞节观的全面研究尚未引起学者注意,还处于很不充分的阶段。这方面的论文有:张啸虎《归有光政论散文探》(《江汉论坛》,1984年第5期),王培华《“因看吴越语,世事使人哀”——经世学者归有光》(《文史知识》,1997年第5期)等三十几篇。

### 【参考文献】

- [1] 杨士聪. 甲申核真略[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 [2] 计六齐. 明记南略[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3] 赵园.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4] 归有光. 震川先生集(下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5] 归有光. 震川先生集(上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6] 杨继盛. 杨忠愍公遗笔(及其他五种)[M]. 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第976种.
- [7] 方苞. 方苞文集:卷5[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8] 张廷玉等.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9] 归庄. 归庄集(上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10] 归庄. 归庄集(下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11] 道光. 昆新两县志四十卷首一卷末一卷:卷28[Z].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责任编辑 梁敏】

## Views on the social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learned people's concept of chastity

ZHOU Yu-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GUI You-guang was a master of prose in the mid-Ming Dynasty. His opinion about women chastity consisted of two parts, one inherited from the Confucian school developed by CHENG Hao, CHENG Yi and ZHU Xi, and the other being more liberal. His great-grandson, a loyalist poet, GUI Zhuang lived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grew up in the Qing dynasty, whose opinion changed to some extent. In insisting on the concept about the traditional chastity, he was much harsher.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ir different opinions on chastity show how the social changes influenced the scholar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mid-Ming Dynasty; late Ming Dynasty and early Qing Dynasty; GUI You-guang, GUI Zhuang; concept of chastity

(上接第47页)

上,又能充分释放食物的色、香、味,充分表现了中国菜肴烹饪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而菜肴的命名也映射着丰富多姿的烹调方式。如江苏菜中的京葱烤牛方(烤)、清炖蟹粉狮子头(炖)、溜松子牛卷(溜)、松子薰肉(薰)、花酒焖肉(焖)、酱汁肉(酱),四川菜中的粉蒸肉(蒸)、干煸肉丝(煸)、氽肝汤(氽)、火爆双脆(爆)、红烧三鲜(烧),清真菜中的白扒鸡条(扒)、香酥肥鸡(酥)、烩鸡丝(烩)、软炸鸡(炸)、生炒海蚌(炒)、煎芙蓉蛋(煎)、烹刀鱼(烹)、葱姜焗肉蟹(焗)、水塌里脊(塌)、红枣煨肘(煨)、涮肉(涮)、姜葱灼草鱼(灼)、生拌黄瓜(拌)、玫瑰卤鸭(卤)、扬州风鸡(风)、锅贴明虾(贴)、豆腐酿鱼(酿)等等。

正如林语堂所说,“整个中国的烹调艺术要依靠配合的艺术的。”中国菜肴就是这样,不断追求着色、香、味、形、器和烹调方式的和谐统一之美。

总之,中国菜肴名称千姿百态,菜肴文化博大精深。

深。可以这样说,中国许多菜肴名称的背后蕴藏着一首诗、一幅画、一则神话、一个美丽的传说、一篇精彩的故事。它配合菜肴的美色美味,给人们送上的是丰富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

### 【参考文献】

- [1] 沈谦. 林语堂与萧伯纳——看文人妙语生花[M]. 台北:九歌出版社
- [2] 王仁湘. 饮食与中国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蘅塘退士编. 陈婉俊补注. 唐诗三百首(卷四)[M]. 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
- [4] 贾蕙萱.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梁敏]

## The art of dish naming and the dietetic culture

LIU Feng-l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rtistic aspect of the means of naming dishes. It is believed that dish names mirror the dietetic culture and they well reflect the national pursuit of the integrated beauty of dishes' color, aroma, taste, design and vessels. Meanwhile they also reveal the diversity of cuisines of the Han nationality.

**Key words:** dish; naming; dietetic culture